

佳作

莫言小說

初探 / 蔡麗芬

◎評審老師評語：

本篇章將莫言的作品放入歷史脈絡裡來探討兼顧「見樹見林」是其長處。惜辨證過於籠統，不夠深入。（評審老師：邱貴芬）

一、前言

莫言·本名管謨業，出生於一九五六，山東高密人，出生於一個貧困農民家庭，經歷十年文革這一場大規模的大迫害與大屠殺。廿歲參軍，八四年進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院，畢業後在中國人民解軍總參謀部政治部工作。而進入文學院之前，早已於一九八一年發表處女作《春夜雨霏霏》。而最早的一部結集，也就是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則於一九八五年於大陸發表^①，一九八七年發表於台灣^②。

於此之後，連續在台發表了《天堂蒜苔之歌》、《紅高粱家族》、《十三步》、《酒國》、《懷抱鮮花的女人》、《夢境與雜種》。莫言於此展現其風情萬種、變化多端的風格。無論是誰想試著去將莫言及其作品分類，我以為，這份嘗試該會是失敗的。但，看莫言及其作品，從八〇年代大陸文學潮流，也許可窺得一二。接著就手邊資料，概述其作品風格的轉化。

二、八〇年代的大陸文壇概述及莫言小說

葉稗英將當前大陸文學思潮分成傷痕文學（一九七六—一九七九），反思文學（一九七九—八三），尋根文學（一九八二—^③）。但是，以莫言作品之數量不算少的情形下，卻未收錄於此。而我也認為莫言的作品非只是一個辭彙就

能包括。但葉稗英在〈當前大陸文學思潮試探〉一文中未提及莫言作品，尚有遺珠之憾。盛弦將大陸文學分成四期，而將莫言歸於探索文學，但這也只是就〈紅高粱〉而言。所謂的探索文學是開放的、探索的、世界的、全面的，在態度上絕對不排斥西方影響，在內容上則重視人的覺醒和內在世界，……。因此，盛弦認為在這一階段，無文學的主流，原因在於純文學誕生，其作品以探索文學的本質，特徵、功能、語言、形式為主，打破傳統的觀念，注重人類總體的思考，並進行對人的內部世界的發掘。^④此一觀點頗能將莫言做最初的試探且有一概括性的說明。另外，他也提到探索文學的催生因素一方面也受到了西方現代派的衝擊。此與葉洪生認為在一九八〇年代左右開始，大陸文壇方向，逐漸形成「現代派」與「尋根派」兩大陣營。前者借鑑西方現代小說技巧，運用意識流手法以表現心理思維活動、人道主義，或某種生命虛無感及荒誕感，曲折地反應大陸社會現實。^⑤這現代派說法，在莫言的作品裡，無論在敘述方面，處理人物方面，皆可明顯看到。例如，〈天堂蒜苔之歌〉裡面的高羊、高馬兩個人物的對比。在一連串的迫害之中，周英雄將其歸到心理層次，而言其根源於傳統與人心。且文中「群象日報」的春秋筆法之後又接著說了一則小道消息推翻日報，使得其故事虛實難分。因此，就算是直線敘述的〈天堂蒜苔之歌〉在其小說敘述的細節與手法不乏魔幻因素。^⑥又如「枯河」，葉洪生以為採用了意識流與倒敘筆法，來呈現「紅色封建制度

」的可怕之主題。^⑦而蔣勳也認為，許多看來現代的技巧，如「枯河」中的時空錯離，夢魘的經驗，追根究柢，其實恐怕全是寫實。以「寫實」是他所以為的超現實。^⑧

從以上的概述中，莫言在其作品中，與時代潮流或多或少有其相關性。周英雄也說：「莫言說故事，恐怕與他生斯，困於斯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體關係更加密切。」^⑨這些可以歸結到張子樟說：「一九八三年以後，大陸小說不但在理論方面不再受制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內容方面也不再侷限於疏離現象的描繪。魔幻寫實、意識朦朧、存在虛無等等形式敘述上的實驗，擴大了作家的寫作範圍與表現方法。題材的新奇、思想的新穎、情節的荒誕等使大陸小說再進入另一個階段。」^⑩

三、略述莫言小說風格

「莫言用講史的方法寫過〈紅高粱家族〉（一九八六）描寫種的退化；用心理分析的筆法寫〈天堂蒜苔之歌〉（一九八八），剖析人性懦弱與殘忍之兩面，他也用過主體移位的辦法寫〈十三步〉（一九八九），看主客相換後會產生什麼效果。〈酒國〉……透過寫實與寓言相互為用，強迫我們面對生活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慾望。」^⑪周英雄的幾句話說出了莫言在其多方面的才華，用各種敘述美學表現他的小說世界，表達不同的題材。就像地球上各個不同的，展現不同的民俗風味。而莫言以其獨特的文字貫穿其小說就如不同的民族展現不同的民族風格，但卻同為

靈長類。

在莫言小說風格上，他自己說：「創作者要有天馬行空的狂氣和雄風。無論在創作思想上，還是藝術風格上，都必須有點邪勁兒。」¹²這股邪勁兒就是他打破傳統，帶著從中外小說藝術的融滲中脫胎出來的獨異風格吧！也就因為他那天馬行空的狂氣和雄風，於是他寫慘烈，就要寫到屍橫遍野，血染沃土；他寫悲壯，就要寫到氣吞山河怒髮沖冠；他寫傲岸，就要寫到睥睨群倫，旁若無人，總之意在筆先，先聲奪人。¹³這是莫言的最大才華，所以周英雄在酒國虛實中說莫言：「愛說故事，不但要說得過癮，而且還要曲折有致，有新意。」而且這愛說故事，讀起來，讓人覺得莫言一說起故事便有一發不可收拾的現象，這也就是張大春說：「精雕細琢的莫言」。但是，多變的莫言，也不僅僅只能大量鋪張敘寫，在他的短篇小說中，看到莫言如何在篇幅的限制下，做情節與人物之間寸字必爭的精彩內容。¹⁴

莫言說：「我寫作是爲了尋找過去的我，尋找失落的家園」。¹⁵這正好說明了在他的作品裡，總以他家鄉山東高密爲背景，除了〈十三步〉、〈酒國〉之外，幾乎離不開他深深愛著又深深恨著的黑土地。在他的作品中不難發現都有小孩子的視覺與感覺體驗。如「罪過」的「孩子」、「球狀閃電」的「煙囪」、「金髮嬰兒」的「紫荊」、「黃毛」、「枯河」的「小虎」、「透明的紅蘿蔔」的「黑孩」及貫穿許多作品中的「我」，¹⁶李德明認爲他們的

忍耐、掙扎、痛苦、悲憤、追求、夭折、死亡的命運無不映照「莫言的」童年。這在莫言的自述中「我」，敘述他的童年生活中是可以得到應證的。

莫言小說意象的經營，更是令人難以忘記。他如何經營呢？夢境。莫言喜歡夢，夢的真實與飄渺。夢裡的荒誕不經，正是人類的潛意識。所以他說：「在荒誕中說出的道理，往往並不荒誕，猶如酒後吐真言。」¹⁷又如他在〈夢境與雜種〉的序言中說：「夢境與雜種就是好文學」。「我對夢境十分迷戀，好的文章該有夢的境界：：雜種往往是生命力最強的東西：：就像騾子一樣，是馬非馬，是驢非驢。」所以，正當莫言要開始說故事，他會先來段夢境或神話寓言。神話寓言與夢境也有相同的特性，不合邏輯，超乎理性，又那麼真實反映人類原始的思維。在〈透明的紅蘿蔔〉中：「有一天凌晨，我夢見一塊紅蘿蔔地：：紅蘿蔔在陽光下閃爍著奇異的光彩。」〈十三步〉裡頭的整容師之夢、物理教師之夢。〈夢境與雜種〉的小主人公，夢境與現實的微妙關係。

如果是從頭至尾一本接著一本讀莫言的小說，發現其中兩本——〈十三步〉、〈酒國〉與其他比較起來，令人更難一一閱讀下去。其中〈紅高粱〉，故事中的「我」爲敘述者，告訴我們家族的發展，以講史的方法來探索中國人在歷史新舊交替期間，所遭遇種種的人性問題。¹⁸〈天堂蒜苔之歌〉以傳統直線敘述方法，借由政府與農民的衝突，以心理分析刻劃人物也好，或者以報導文學的形式揭露

四 結語

社會現象也好，依舊是完整的一個故事。但〈十三步〉、〈酒國〉以後結構主義的形式來顛覆讀者的閱讀習慣。以敘述者不斷的轉換，或稱之「主體移位」而完成這本類似馬爾卡維諾的〈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的〈十三步〉，尤其是〈十三步〉，張寧稱之為「文學語言的顛覆與價值語言的紊亂」。在第一頁中敘述者的更換已經混亂讀者的觀點。籠子外的聽眾是讀者本身還是真正小說的人物呢？因為對於書中的「你」讀者無法捉摸，便無意的也進入小說裡面。在真實世界與小說世界也分不清楚。〈十三步〉中七〇—七一頁中將現實的四人幫寫進虛構小說中。〈酒國〉在敘述故事的半途，很真實地介紹釀酒的過程。類似這種敘述者的不確定，顛覆傳統小說，解構小說的結構，則稱為解構主義小說，亦可稱之為「後現代主義小說」。打破小說中的 beginning—middle—ending 的形式。

而〈夢境與離種〉、〈懷抱鮮花的女人〉及〈透明的紅蘿蔔〉的寫作風格，是莫言屬於他真正的自己小說風格，用想像力來經營屬於他自己的「莫言意象」。這種創造力是除了才華之外，最真最具特色的莫言小說。但無論如何多變的莫言，在任何一種形式下的小說世界，唯一最具風格，最能代表莫言的，就是他的文字。莫言的文字最具莫言色彩，大量的平鋪直敘又令人印象深刻，讀起來很有震撼性。

從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這十幾年來莫言作品陸續發表，每一部作品皆有其深深刻意義。在主題方面有揭發大陸農民的困境，對政治的諷刺，以及對其家鄉的感情描寫。而在風格上，莫言自云：「小說應有自己的風格，雍容大度，從容不迫，娓娓地把假話當真話說。」¹⁹我想，莫言在文字的運用上，將白描功夫可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他的創作理念上，他說：「小說家有種多樣，小說也就有多種多樣。……把自己的某一時期的感情物化在小說中。……心情改變，也許會改變樣式。」²⁰從其作品應證，莫言可謂變化多端，萬種風情。

經過多年來多方面的轉變，他承認其近年來作品鬼氣漸重，認為文學須具有超出現世生活的品格，就中國小說觀點言，是受到中國古典小說神話志怪及其同鄉蒲松齡的影響。就西方現代小說而言，則是拉丁美洲的馬奎斯所提出的魔幻寫實手法。莫言遵循老祖宗的方法又接納西方的文學理論，真可謂之中西合璧。

註釋：

註1. 〈中國當代文選作品選評〉，莫言，浙江大學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

註2. 〈台灣地區刊登，出版及研究大陸文學作品編目〉

（一九八四—一九八八），陳信元，文訊雜誌社，民國七十七年初版。

註3. 〈當前大陸文學思潮試探〉，葉稱英，文訊雜誌社，民國七十七年初版。

- 註 4. 〈大陸文學的變貌——十年來各類別文學代表作及其風格〉，盛弦，文訊雜誌社，民國七十七年初版。
- 註 5. 〈象徵與魔幻，現實與批判——十年生死兩茫茫總評十篇大陸小說〉，葉洪生，聯合文學，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出版。
- 註 6. 〈天堂蒜苔之歌的敘述表裡〉，周英雄，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三月出版。
- 註 7. 同註 5。
- 註 8. 〈偽裝的現實——讀枯河及歸去來〉，蔣勳，聯合文學，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出版。
- 註 9. 〈酒國的虛實〉，周英雄，洪範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出版。
- 註 10. 〈淺論當代大陸小說的角色變遷〉，張子樟，文訊雜誌社，民國七十七年初版。
- 註 11. 同註 9。
- 註 12. 〈天馬行空〉，朱向前，小說評論，一九八六，二月第八期。
- 註 13. 〈混沌迷茫中的活力〉，俞玉，小說評論，一九八六年六月，第十二期。
- 註 14. 〈以情節主宰一切的——說說莫言高密東北鄉的小說背景〉〈聯合文學〉，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出版。
- 註 15. 〈天然的歧途——莫言作品測識〉，李德明，文學評論，大陸出版，一九九三年，第二期。
- 註 16. 同註 15。
- 註 17. 同註 12。
- 註 18. 〈紅高粱家族演義〉，周英雄，洪範出版，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版。
- 註 19. 〈好談鬼怪神魔〉，莫言，時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出版。
- 註 20. 同註 19。
- 〈參考書目〉
1. 〈透明的紅蘿蔔〉，莫言著，新地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出版。
 2. 〈紅高粱家族〉，莫言著，洪範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3. 〈天堂蒜苔之歌〉，莫言著，洪範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出版。
 4. 〈十三步〉，莫言著，洪範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月出版。
 5. 〈酒國〉，莫言著，洪範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出版。
 6. 〈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時報出版，一九九四，十一月出版。
 7. 〈當前大陸文學〉，文訊雜誌社，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